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卷六

挽詞

右丞襄陽許翰哀詞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
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勣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
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
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
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

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位及
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
翌日上顧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
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
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
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拍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
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
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
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況是伯彥慤皆不復問
其本末盖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款上威神膚
斲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
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愠色盖潛善前留本
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
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布一人
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
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

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禍之紹興
三年始見東書于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
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抵
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
城非大元帥意必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
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計
猶柏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
不能行前言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
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
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已
故誅東因歐陽澈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
且謂是皆譏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于謀已
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
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
謬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
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

馬詞曰

紛袞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諛興
言方發兮身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比之
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
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
惟寵利兮是圖遑恤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
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兮智伏世體解兮心
離謂圍城兮伏闕几變故兮弗支不及令兮誅
鋤將鼓衆兮為竒乘新造兮惕禍寧一忍兮衆
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常籍鍵兮
挈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妻遠云聖斷兮
若斯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君兮
蒙黜陰機杳兮莫窺後武簡兮何人尚有攷兮
余詞

讀右丞所作諫議哀詞

鄂國劉相

并州更作棄軫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

鉅人開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興言扼腕
微有傷吾祖之違卹緯計屢以直論干君王讒諛
美國賢元正禍福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
首被髮纓冠赴木下大明既爭日月光真與天地
同久長嗟予之正後長者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
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蓋私曲誅奸發德示後世
右丞之言端可復中興名門凡幾門聖朝報稱非
少恩純蘭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春秋愛
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為厚况今公議方大明叩
天大叫若無後故人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執
鞭典刑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土田未足
為君勸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游歸而
視之有家傳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
天地著意奸臣似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

日已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為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
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
年筆有芥一介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
帝聽匭函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維因我心在宗
祧獨許身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生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辨蓋寬饒幽冥我已慚
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々新阡何
處草蕭々撫孤未遂山濤志誰從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

侍制張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
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
門人

金沙張光輝

義氣衝星斗忠謀歎帝闈無心干爵祿有意正軋

坤透墮儉人手何慚烈士魂
茹茨豈潛德千一令
名存

伏讀諫議奏稿有作

濮郊王之楚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々珠璣照乘光
應有鬼神職呵護未多故多是甘棠

祕謨陳公鄉先生

陳才卿主傳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
夷狄尚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為辛酸
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臣不自安
猶有英靈凜如在休沉塵跡夜漫漫

哭祕謨陳公鄉先生

徐春中

永懷壯士兩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
陳公九泉友逢干桐村源頭雪漫漫
帶經堂前草班々終日哀吟復倍歎
百年一奠勝臨棺輓輿負強靖康歲
蟲賊內訌禳天語銀袍一唱空天闌
書奏八九誰省悟盡言兮驗著龜之
應履危兮薄雲天之義不以山高岱
將壓而遽移其視鼎鑊可赴而如歸
鯨波

方再澄帝愍公誠畀爵賜田土孰敢輕勸旌維無
一時公卿之高位自有萬古不朽之真榮諸生叱
罷不從此爭如伏闕能就死萬家之封亟辭燕其
在于今孰稱賢

題塔詞

吳澄清 丹陽簿

讀公遺藁未冠年義膽忠肝氣凜然六賊萌芽俱
泯絕一菴草木愈明鮮縣庠屢拜先生像邑里相
逢後嗣賢畢竟固知多必大待者接踵位周宣

何元泰

在昔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
霜藥石塵丹宸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士多有紫
薇郎

浚郊趙時璫 丹陽令

胡馬昔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義甘飢
餓遂令九廟尊冒沒在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
披靡堂：諫議公屹若頽波砥叩闕片時宰不惜

用一死此死不足道聞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厦於
時不可爾使早定大計何物摩壁壘可怜紹興間
賻贈官其子我得覩遺藁感慨寧已矣千載凜如
生作者書于紙

文靖公

少陽一疏翦羣奸袖手歸來風月閑
語國小人猶發縱叩閹諸子尚延
闈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
能立兩間暇日西湖乘畫舫
好將樽酒酌孤山

少陽先生贊

漫唐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閹恨不手鋤奸佞
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凜々
奸佞盡少避終不減臣太尉無恙時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卷七

題跋

遺帖

晉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關然忠義不多見于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恠乎忠義之士往々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為知決非偶

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于
殺身而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嗚
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
進賞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
華泯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
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陷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
于故里復殫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
傳嘉仲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節所以
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家書後

陳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虜騎深
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
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
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
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
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對所追吏

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
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
有字不可裝背一日其婿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
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
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
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秘閣脩撰仍官其弟錫
之士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節固已托不
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
用刊之于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
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
二年夏四月望日弟南泣血謹書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狸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把臂
于時諫議大夫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
憾之卒以忠死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卹于是陳
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誑上悞國之罪未盡顯

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註陳公哀詞一篇備言死事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詞則返若已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己之義微許公之詞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註是詞未敢誦言于世其後弟尚書郎祈手錄以藏之蓋有待而後世也許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寤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藁于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狸曰進之將以是鏡諸石子盡為我識之季狸矍然驚曰是詞之不忘殆天意乎安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于前韓退之序之于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為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狸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軋道九年六月甲子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
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
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秘閣
脩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
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
哀辭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
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盡忠錄序

李大有 丞相綱之孫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炎三
書其一乃夙興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
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寤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
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
宗初不以為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
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
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

今觀高宗聖劄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
始罪東出于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藁不傳于
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
旨惡從其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取賜
金制詔中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旨銀
木以廣其傳秘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
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
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
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以譎必誤中興遂
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
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既
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也先祖意
謂必能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
之賊虜方張不可守地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
死于二人之毒手也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
未尊言及兩朝相馬衛二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

其寃者則秘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
今聞者為之慨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
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于當世立言君子
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死者始採撫云嘉
定改元十月朔日

跋奏議

金華楊邁 尚書

右脩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
扇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
賊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
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
閩人也祠堂于學而遺藁弗著非闕典歟迺取奏
議手帖刊之於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邱之詔冠
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
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譙國樓瓘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

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側授攘之初祚若綴旒
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與觀
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
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為舉世之利今日之死
不以甚明宜少陽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憐人虎
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
歸藏之蓋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
司法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脩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
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
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
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革
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播紳著之青史與
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稟僅若
此有如英皇幸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
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遍及

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畧錢待
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叅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為
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記載讀
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斑而酬素志仰
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
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薦其待予諛
闡刻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枋社事契稠
焉豈容自然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為萬世師有頑
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
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
有容也切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與攀鱗才
剪文斐不能自為臆說謹據聖賢之言以識古訓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脩稷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
無華衮之榮云

四明樓鑰

吏部尚書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措紳莫若忠孝節義

一操諸身非特先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
流後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
丹陽陳東非有位于朝無言責于已一旦忠義奮
發伏闕獻書鋤奸臣開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
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
詔責已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田土官子孫以旌
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維滌三江五湖之水而
不足雪鑰于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
觀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
之後且正于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觀公書則公
之忠信義氣可一閱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忠臣諸公于時為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朧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歎其
後建成朔方之議公孫弘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
齊王事殺士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弘

秦州野人 失名

固爭卒夷偃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
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
聞之以車為長者未嘗遠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
終可知矣且弘之居相位內深意忌惟同時賢若
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羅其害况偃輩
晚進用事才出弘右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死
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心而為害
之臣肆
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
始也被召

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
已豈公孫弘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
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室遺
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
名尚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亡身之危為國之灾以
天下言為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

口初有意於中興何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
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
且少陽與之携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死為可悲
也亦可榮矣少陽死也吾止無日矣

劉桀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難
乃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寬逐奸黨諸生莫
不義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狀都省甘為虜屈者
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
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
佞不復多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黃斥逐少陽贈
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
老伏誦感泣於戲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
是李嘉仲為公斂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末
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
增葺其祠宇祀郵其後昆以廣聖恩褒中表行之

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定癸酉臘日

跋陳歐二公行實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
陳東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
伯彥為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
罪已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
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有司常存卹其家
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
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為兵部侍郎自揚表
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叅知政事樓
公嘗跋罪已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
感悔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
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
詔為邠所草高宗不以為諱以宸翰宣布所倡宰
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蓋深悔維揚之變言
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

前一詔則脩撰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
翌日也罪已而勃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
以成仁于以見脩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
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李統書
跋建炎第三書
劉宰

脩撰陳公鄉先生靖康兩土六書建炎四書家具
有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榜
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恚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
蓋建炎第三書公所以坐于殺者其辭首鯁亮字
畫道勁使見者駭歎豈少愛重不以示人抑神
實衛之使留以為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為書
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于范孟博之書手札
亦為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孫甥潘氏然
其歸未審也余既為公惜諸藁及遺書之止而幸
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燁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
公家世之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

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
中泚

跋遺藁

金困潘彙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
丹陽陳公猶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闕過曾大
父極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陶氏而遺
墨止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為詳尤喜
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
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
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稿見
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
於戲公鄉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
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
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
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
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

四日
二日

改建炎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切恠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于炎荒子孫老于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于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群臣莠蕭翯散媵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于刀踞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切有憂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于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

不偏倚于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
際則脩撰孫枝不固窮于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
鉉基不如待時今可矣盍行乎

東陽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
曠之地決以為不可注其後乃舍金陵而都于杭
因循今百餘年金亾于韃而中原將復于我識者
願以詩中原為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
書稿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臨川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
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于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
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閔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
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

之翌日

跋遺藁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莫支
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
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
興犄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
飛多議者謂宜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勢方張
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浙蓋嘗以
河南歸稅况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也
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闇無遠畧虜犯泗城已至近
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
亟鞭馬南騫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為上極言者惟
諫議陳公以布衣為太學生力疏其奸輿棺自隨
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
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闡
天下之大計若儉壬之污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

時聞六館諸生叩闕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儉壬
陰有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蓋言之
效與故因覽陳公遺藁而重有憾焉端平改元二
月五日

宛陵吳潛

古今獨唐裴相均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
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
其殺也固宜於戲金虜而既止矣而濉陽之郊
百年之下獨柳悲風猶為諫議唧唧也主國論者
可不勗乎端平改元四月望

歷城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
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
賢之况諫議陳公耶敬觀遺藁直筆如生又重為
之三歎端平改元四月二十三日

富川桂如虎

建炎間二奸佞之譎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列
二十事雖出于臺臣實脩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
言不盡發于當時有以為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
示遺稿重為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鄂渚徐畋

讀諫議叩闕遺稿過于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
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
為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
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為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
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
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月之上
戊

金沙陳宗

孔子謂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
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于孔
子孔子之言曰白亦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

緘默姘阿與沒上下為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
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
審如是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稿今經百年勁氣
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為鬼為蜮磨滅誰紀若使炎
興暗啞之儔復生于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
殿撰之為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謫耶吁時同則
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真所以奇殿撰
者而相交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々而前
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所望也不然此稿猶破故
紙耳於戲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桐鄉章瑛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
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止肆行無忌其肯受
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
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
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

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鄭民伍寔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亦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而卒于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人固有可已而不可用猖狂妄行以陷于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有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試使當時逐汪黃即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無我十策拍麾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

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
被沮而死嚮之一百八十萬衆患潰裂四去而虜
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東陽滕嘉

此篇失

跋遺書

南容王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于
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
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
之又至于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道勁不

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觀脩撰陳公
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吃飯
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于是飯畢書數
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于老兒及遺腹
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
法備具于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畧不可
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

稿字體與前書同而加小為之撫卷涕淚

孫應鳳

山岳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
功脩撰公詠雪之章也倘檢壬方張邪黨將盛公
以謂之不少怒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
死非難得死為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夕槿朝菌終
歸臭腐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瑩牢
落松柏蕭疎孫枝凋零田疇何在使人涕淚交下
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春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跡留取聲名久遠者每誦此言輒
歎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
遺稿前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
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
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
難日抵斥權奸之死靡憾流芳簡冊聞者作興千

載能幾人哉予因端明之詩于諫議公事至有感
云

跋第三書

東洲印應雷

讀陳脩撰奏議聲聲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
觀建炎第三書稿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
何敢贊一辭淳祐己酉仲春

三山許炎

此稿思陵殿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
使天聽頓回則輿襯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
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于此
時他日老檜挾虜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
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
午歲暮

澗山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
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生廟堂俱闕

闡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軋坤
豈至中斲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
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嗚呼為君父死爾為
社稷死爾二子烏能死生之乎惟然議汪黃如訛
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後有不憚者焉當
時君子命脉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謬也俱汪
黃柄國而弗爭二謬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謬
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寶祐
戊午九月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青災餘生已與時勢無相間涉偶從縣大夫
潘君得其前脩撰陳公逸傳讀之不無憮然習俗
方患在軟態雷同曾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
于人心而不作于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
以為勇正像此氣脉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几流涕
涓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姑置勿論

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浸灌
又常若不續有能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者乎時
寶祐戊午九月二十六日

跋遺草

覃懷李節

晁錯忠于漢以盜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
遺忠為之喟然太息而已脩撰陳公當皇祚險傾
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晁大夫
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如獎錄引
已自智昭然布告于天下而無匿止焉錯安得此
於戲此世之聖而我宋之中興時開慶改元正月
下辭

古汴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
之言陳公之此奏忠肝激烈輿觀自隨何壯哉公
于宣和間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
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黃何物乃為京



原件短缺

P28

黼之所不敢為而為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
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干含笑于地下義士何
悲焉悲夫公之言不信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
淪于胡鬼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古汴趙時寶
書於南風堂

跋祕撰誥詞

胡儼翰林學士

余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
嘗不太息流涕深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告詞
有八年於茲一食三歎不能自己之言則知東澈
之死非高宗本意實汪黃所為也至以飾非拒諫
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
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黃惟
苟生人至于今誅之不已故惟以東澈之死豈易
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于鴻毛死有重於
泰山其斯之謂與

跋贈誥臨終手書

古洛畢亨

右副都御史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
上書論時政得失力抵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
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
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
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
死權奸之手嗚呼惜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
追贈迄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
予奉命巡撫南圻考索郡志迺得先生傳誥并
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
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所同也余與贊
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
日記

墓表

龍谿林魁

鎮江知府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
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
史籍貫澈宇宙君子之事于是乎畢然而耿々之

靈當不能無憾于九原者宋季奸壬暴棄社稷先
生國學小士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
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
人所不能守今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
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
心以快讒憤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
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
引幸免而及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仇不
可以不復中國之耻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
以蒙腥膻衣冠之化不可以易左衽深憂大懼精
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忘
而中國存即捐軀殞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
在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
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
重為先生興哀于千載之下也魁為童子時讀宋
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

四民堂
邦臨郡學閱既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丘隴謂陸
榛蕪進遙胄出家藏獲覩儀容暨就義始末于是
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吊英爽嗚呼文
山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
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卷八

遺稿雜詠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飛廉強攬朔風起朔雪飄、酒中土雪花着地不
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
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撫
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
祀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倘

信臣言怜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
鄴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湲東方日出能照耀
坐令和氣生人寰

律詩三十韻

僅存二韻

山岳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
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天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
風裏瘦馬羸車古柳傍黃葉翻慘離思濁醪沃
沃澆愁腸欲知此別情懷惡正是平生氣味長公
歸且作詩書伴我去單衣鴻雁行酒闌徑渡石橋
子回首高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游兼勝亭有作三

首

危亭兼雅勝景足竒觀湖水涵天八山雲帶兩
蟠千松偃夜月萬竹撼春寒玉井汲甘冷塵緣那

得干

入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
舊題看壁立前事逐萍
浮荏苒荒三迳依稀度九秋
故人應念我雅會莫
遲留

又

三子皆吾弟阿章才更豪
風流江左舊句法杜陵
高雅志在五為壯心連六
鰲時哉偶未與日且醉
金舳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杯拔劍看光茫
高微斗牛寒要令世事從
心淡可謂人情微
臭醜經術豈應窮
皓首文章何
用苦雕肝
吾徒行與功名會
莫作羈人日夜嘆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

明主簿虞章

依：客館夜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
聞注壚香聽

夜雨快斟杯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吊古
人殊不遭一陣曉寒催畫角朝來爽氣碧山高

彥舊母挽章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慙詩
婦孝母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歎芳魂獨宗族空
留舊事傳惟有南垓多少恨忍看松柏鎖寒烟
少馳賢孝譽來配穎川家維棄共姜誓曾無賢母
瑕一鄉蒙愛惠百口藉生涯享福踰中壽歸歎勿
怨嗟

穎川二絕

我家本出穎川姓幾世不曾歸穎川今我暫來忽
輟去太丘風流誰與傳

我來穎川何所見青：古柏古城傍知是荀陳手
親植令人不覺泪行；

次韻士繇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

未老白眼青：頻舉觴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燦明星可憐此地無人識喚作新來黑
瘦箏

謾說朱弦大古清政無矇瞶在周庭高山流水本
無事安用區々俚耳聽

與士繇游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袂一江風瓜州渡口波
聲遠後夜相思期月中

京口瓜州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為離
人好不為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菴

一徑縈迴屋數間我來聊欲寄清閑道人杖藜知
何處空鎖烟霞萬疊山

茶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脚未嘗乾書生自恨無

金換聊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喪二絕

欲認青帘索酒嘗
俄驚丹旆送君喪
呂莊編戶傷心切
愁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厦勢巍々
有意于門駟馬車
未乾驛土君先已
賀燕翻隨吊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
登堂共慶尚垂胡
十年未遠皆流蕩
地下相逢果有無

七夕西江月詞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
歡情盡逐曉雲空
愁損舞鸞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卧西風
西風還解過江東
為報佳期入夢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
精靈在天地育生公
之鄉後三百年還想芳躅
無任欽仰初得建
炎第三書草即刻之石
以不見其全為恨今

得此本卒成初志因托編于陳魯南氏圖梓
行以傳此蓋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其
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族人曜也正德乙
亥秋九月丁未後學孫育謹記



